

报
告
文
学
集

女人的归宿

王慧骐 曹义田 著

王慧骐 曹义田 著



报告文学集

女人的归宿

(苏)新登字第009号

女 人 的 归 宿

王慧骥 曹义田 著

南京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京江宁彩色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75 字数130千

1991年10月第1版 199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册

ISBN 7-80560-373-1

I·90 定价：2.97元

(本书凡有印刷质量问题可向承印厂调换)



王慧骐，1954年10月生
于古城扬州。1981年毕业于
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从事
过共青团的宣传工作和文化
行政工作。现任江苏青年杂
志社副总编辑。

1974年涉足创作园地，
出版过十本作品、评论集。
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曹义田君系我大学同
窗，相交甚笃，这部作品是我
们友谊的结晶。



曹义田，1952年12月出生，参加过农业生产，学过医，1970年底，入伍在上海警备区，任团卫生队卫生员、文书。退伍后，当过广播站编辑。1978年3月，考入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从事中学语文教学。现任教导副主任，中学一级教师，为扬州市文学协会会员。发表过报告文学、小说、散文（诗）、杂文等作品，有的作品在省、市级评比中获奖。

责任编辑 刘芳

装帧设计 田霖

充满激情的文学报告

——序《女人的归宿》

· 陆建华 ·

收入本书中的几近一半的作品，似可归入社会问题报告文学的范畴，这说明本书两位青年作者受到过前几年那股报告文学创作思潮的影响。但我们仍不难从中看出属于他们自己的可贵的探索与追求：无论是写当代中国农村妇女的令人同情、更令人哀叹的婚姻悲剧，或是写令人触目惊心的流生和耕地急剧减少的社会现象，作者总是用一支饱蘸激情、凝聚着庄严道德感和社会责任感的笔，严肃而认真地去写为大众所关心的主题，并努力从宏观上对这些主题进行历史的、民族的、文化的、现代的开掘，其作品字里行间奔涌着一股情感之流。我们在“责之亦苛”的后面，更清楚地看到的是“爱之愈切”。毫无疑问，充溢在作品中的这一切，委实是一种弥足珍贵的“第一种忠诚。”

所谓社会问题报告文学虽容易以较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引起读者情感上的共鸣，但其弱点与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概括

地说，大致是选题的相似性，议论的空泛性，以及引证资料的轻率性等等。就本书而言，或许是由于材料的不足，亦或是艺术功底还欠火候，本书中有个别篇幅似存有大而无当、冗长乏味等缺点。相比较而言，我们为两位作者更擅长于从具体的人和事入手，去进行充满激情的文学报告。这类作品所描述的范围诚然不够宏大，但从一个人物的坎坷命运或一个具体事件的腾挪变化过程中，我们可以十分清晰地感受到时代脉搏的强烈跃动，这何尝不是从一朵浪花谛听大海的呼啸，从一滴水映照出一轮鲜红的太阳！读《第一种忠诚》，我觉得它是文集中《土地忧思录》的姊妹篇，但就其作品的感人力量的说，《第一种忠诚》比《土地忧思录》更令人深思，也更令人鼓舞！在《第一种忠诚》中，省劳模孙兴坤多年如一日免费为成千上万的乡亲们咨询，成天潜心于研究如何夺取粮食高产和保持大地的肥沃，那种中国脊梁式的高大形象是具体的，令人肃然起敬！《金牌，挂在‘聪明3’的胸前》，写的是一个弱智少年的独特经历，从其成长过程中，我们既可看到我们这个社会到处充满爱，也可听到在我们生活中时时出现不和谐的噪音！在第七届国际夏季特奥会上，当弱智少年华龙兵一心一意为祖国争夺荣誉，眼看胜利在望，那个H教练出于一己私心竟下令他输球，这岂止伤透了华龙兵的自尊，也刺伤了每一个有真正良知读者的心！当我们看到华龙兵明明为祖国争得了荣誉，却无端被一些记者从新闻中“漏掉”，这些不正常的现象实在令人深思！作者如实地写出这一切，其作品内涵之丰富，感人力量的具体和深刻、比之某些所谓全景式社会问题报告文学作品，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还值得指出的是，在本书写具体人和事的那组作品中，除

《国防部长和他的农民朋友》一文外，其他几篇都是写的现实生活中很不起眼的普通人。这反映了作者一种可贵的审美取向，即把普通劳动者放在历史的主体位置来描写，真实记录我们这个时代普通人的命运和向往追求，并从中折射出时代变幻的风云。

《女人的归宿》一书的两位作者都很年轻，但他们在写作上的努力却很刻苦，并且成果累累，其中尤以慧骐同志这几年创作上的成绩十分引人注目。当他们提出要我为这本书写序时，我曾经一再推辞，建议他们另请文学界的前辈或名家，但他们仍然执意要我写，并提出一条令我难以拒绝的理由：我们都是扬州美丽的瘦西湖畔的那座高等学校的毕业生！于是，我就以一个学兄的身份，既对他们合著的新书出版表示诚挚的祝贺，也率直地指出他们作品中的不足之处。所言未必准确，如果能对慧骐、义田二位同志有一点启示，那我将为此感到快慰十分。

1991年1月29日于金陵

目 录

序.....	(1)
女人的归宿.....	(1)
——一组来自中国农村的婚姻的报告	
关于生意人的若干轶闻.....	(20)
流, 流, 流, 明流暗流“意识流”.....	(34)
——关于中小学流生的报告	
房子咏叹调.....	(51)
撩开那一片洁白.....	(61)
——一组来自医院的非文学性报告	
悲歌一曲挽太行.....	(71)
十八岁与七月的姻缘及冲撞.....	(81)
——对高中毕业班的扫描及其思考	
土地忧思录.....	(91)
被除名的六个研究生.....	(101)
中学生通信现象一瞥.....	(106)
第一种忠诚.....	(112)
金牌, 挂在“聪明3”的胸前.....	(123)
太阳在瞳孔中跃动.....	(138)
一路风尘一路歌.....	(148)

走出无声世界.....	(148)
二十而立.....	(167)
邵伯湖畔绿之恋.....	(177)
国防部长和他的农民朋友.....	(191)

女人的归宿

——一组来自中国农村的婚姻的报告

据《旧约·创世纪》载：亚当和夏娃受蛇的诱惑，偷食了分别善恶的智慧果，被耶和华逐出了伊甸园。

阴差阳错，纷纷繁繁的颠三倒四接踵而至，有妻有子的陈世美冒杀头的危险与皇帝的女儿谈恋爱；老革命进了城甩掉了结发的“土娘子”，怀里又拥了个年轻美貌的小白脸；大学里不断收到对挂校徽的“一代天骄”指控的声讨微文，腰兜里揣足了万元户一个筋斗从山沟沟翻进了五羊城；桑塔纳、席梦思载着个袅袅婷婷的南国妞……男女间本没有所谓的喜剧或悲剧，自亚当夏娃被逐，人类的命运变得深不可测，自己出卖自己后又倒打一耙说命运出卖了自己。

肉欲与情感间的混沌沌沌的混战厮杀，莫非是亚当夏娃布下的疑阵迷阵？婚配=一个男人+一个女人的自古而然的模式的内涵，在这混沌沌沌的混战厮杀中弄得支离破碎，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的组合却是肉欲与情感之外的产物……

廉价的无线电效应，泥石流般地

在一片荒原上冲开一道长长的豁口

D县C乡。

在芳姑娘呱呱落地之前，她那似乎不知疲倦的父母已替她造了6个哥哥2个姐姐。

父亲是个矮小瘦弱老实巴交的庄稼汉，狭窄短平的前额下长着一双暗淡呆滞的眼睛，没有事的辰光，他叼着旱烟枪两三个小时一动不动坐着，三槌子打不出一个响亮的屁来。

母亲的小眼睛永远是迷迷糊糊的，她会莫名其妙地咧了嘴巴“嗨嗨”地笑，虚肿的肥脸直晃荡，会吊哑了嗓子把两只瘦猪骂得走投无路。

大哥读过1~4册的语文书和1~4册的算术书，芳姑娘和她另外5个哥哥2个姐姐均不知道读书是个啥滋味。

家庭经济的贫困，造成了文化的贫困，文化的贫困滋生出愚昧和自我封闭。无节制的生育，本身就是一种“生态不平衡”。女人一旦纯粹成为生殖的工具，便是这个民族劣化的一个标志。

芳姑娘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极其封闭而从另外一层意义上说又特别“开放”的氛围中，全家11口挤在两间茅草屋里，从10岁起，妈妈把她安排在哥哥姐姐们的那一间屋里睡，没有任何遮掩，20来岁的哥哥们赤条条地换衣服赤条条地洗澡。她目睹了男人们的秘密，但没有性的诱惑，她还没有发育。

哥哥们30挂零，20大几了，却没能讨上老婆。大哥跑生意，腰包里有几个钱，引来了村里的一个有夫之妇。那女

人常常白天来，家里没有人，大哥把芳姑娘支到外间，里面毫无顾忌的嬉闹声嚤嚤的响动声销魂的喘息呻吟声透过毯子在中间的一张破芦席，搅得芳姑娘神魂不安。她困惑了，终于，轻轻扒开芦席，看到了一切而惊悸骚动惶然不安毛骨悚然。

15岁的芳姑娘接受了性的诱惑，肉感的直观是难于启齿的。不是影视里的动情的凝视温柔的抚吻轻曼的拥抱，不是于连和市长夫人、贾宝玉和林黛玉的卿卿我我，那些对她是个陌生的世界。男女间的私情到了肆无忌惮便成为野性粗俗猥琐。芳姑娘默默地接受了对男女间恋情的近乎原始近乎野蛮的注释。

1986年春天，芳姑娘和村里一带男女到离家8里外的S村挖河。她和7个妇女住在一个姓李的鞋匠家里。她的任务是为全村20多号人做饭。

李鞋匠光棍一条，45岁年纪看上去50开外，他瘸腿驼背扁平脸。

她们一批人来的第一天，李鞋匠那被眼屎迷糊了的细眼一就瞄上了8个女人中最年轻的芳姑娘，瞄上了她丰润的脸蛋、被两座小山撑起的丰满的胸脯、苗条的身段、厚实的臀部。虽然他也知道他比芳姑娘大27岁，芳姑娘叫他“大叔”。

李鞋匠不出去做生意了，帮芳姑娘捡菜洗菜淘米烧火。闲下来，芳姑娘打毛线，鞋匠就坐在她的身旁，眨巴着两只小眼睛，一张大嘴灵活地启动。

——一个教书先生如何上了牧童的当喝了大粪还谢救命之恩；

——赵云帮助姜子牙打天下，在长板坡与天兵天将打了七十四九天，如何一枪挑起3个士卒象冰糖葫芦串；

——林冲醉打蒋门神，如何一手一个把蒋门神夫妇按在酒缸里屁股对屁股。

李鞋匠口若悬河。

芳姑娘咯咯地笑。

太有意思了！大叔肚子里有这么多有趣的故事。爸爸妈妈讲不出来哥哥姐姐们讲不出来庄上那么多开口只会“狗日，妈的×”的人没有一个能讲得出来。

随后，鞋匠从房间里拿出一只无锡产的梅花牌袖珍收音机。瘸腿挨近芳姑娘，扭开键钮，里面传出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鞋匠居然能跟着唱，有板有眼。芳姑娘瞪大眼睛，惊奇地看着巴掌大的小玩意，又看着摇头晃脑的鞋匠，乐了！她从来没有听过一个男人唱得这样悦耳甜美，更没有见过这种神奇玩艺。鞋匠于是教她如何开关，如何调台。

芳姑娘捧着这么个宝贝疙瘩，爱不释手，鞋匠爽快地把收音机送给了芳姑娘，还买了一大捧五号电池给她没日没夜地听。

芳姑娘越听越入迷，提出了许多问题请教鞋匠，诸如：电是什么东西？声音怎么会从收音机里出来？鞋匠在芳姑娘面前把他知道的那点皮毛吹得云天雾地玄之又玄。

别看芳姑娘和别人一样也是脚踏着地头顶着天，但许多东西她一辈子也甭想弄懂。宇宙飞船人造卫星原子弹机器人计算机、商品经济货币流通价值规律市场调节、人性野性遗传优化、意识流蒙太奇微积分艾滋病、阿基米德爱因斯坦屠格涅夫鲁迅拜伦。梅花牌收音机抓在她手里，她只不过是上面的一只旋钮。

鞋匠拧住这个旋钮，随心所欲地选择自己喜爱的节目。

半个月中，鞋匠又向芳姑娘讲了许多多有“韵味”的故

事

——铁拐李与何仙姑打情骂俏，吕洞宾醋意大发，用梅花牌收录机录下他们的私情话，还有滋有味地向张果老等人散布他们偷情的洋情细节。

——外国人思想开放，男女见面要亲嘴，女人的衣服新奇极了，半个乳房和大半个屁股都露在外面，一个女人可以和几个男人睡觉。

——孙悟空变成牛魔王，骗了罗刹女，两人正睡在被子里调情，真牛魔王闯将进来，孙悟空一个筋斗无影无踪，牛魔王揪住一丝不挂的罗刹女一顿痛打。

心跳脸红骚动满足舒畅，芳姑娘躺在被窝里，一个一个地回味着鞋匠讲的故事。

她突然想起了大哥与那个女人……

故事的无形与掀起芦席亲眼看到的有形，仿佛两个焊接的触点一下子被电源接通！

于是，一种朦胧的企求扼住了姑娘扑扑乱跳的心。

于是，一天下午，姑娘正在烧火，鞋匠凑过去，很艺术很得体地吻了姑娘的嘴唇。姑娘一阵眩晕，热烘烘的快感流遍了全身。匠鞋笑咪咪地说，外国人都这样。

于是，又过了一天，鞋匠又笑咪咪地凑过来，大胆地摸了姑娘富有弹性的乳房，突然，姑娘情不自禁地搂住了鞋匠。鞋匠顺势把姑娘搂在怀里，手，从容不迫地插进了芳姑娘的内衣，从容不迫地摸遍了她的全身，……

——大哥和那个女人……

于是，鞋匠轻而易举地与芳姑娘发生了性关系。

事后，鞋匠正儿八经地向姑娘提出求婚，姑娘倒在鞋匠的怀里糊里糊涂地答应了。

这还了得，45岁的丑陋不堪的瘸腿汉居然敢动18岁黄花女的心思！这消息传到芳姑娘家，一场轩然大波起了，几个哥哥凶神恶煞地赶到S村，把芳姑娘带走，把鞋匠家的家具器皿砸得一塌糊涂，把鞋匠拎小鸡似地掼在地上，边打边教训：

“小子，听着，你再勾引我妹子，我们就扒你的皮，撕你的肉去喂狗！”鞋匠骂不还口打不还手被揍得鼻青脸肿，大舅子不认他老妹夫他却认大舅子呢。他胸有成竹地等着姑娘相信姑娘一定会来。

果然，一个月后，芳姑娘从家里溜出来，当天与鞋匠拿了S村的证明到乡政府领了结婚证。

七情六欲，人之本性也。天神宙斯曾幻成不同的形象诱惑欧罗巴、达那厄、赛美勒、丽达美女失身于他，珀耳修斯就是宙斯化为金雨与阿克里西俄斯之女达那厄私通的结合物；宙斯变为天鹅与廷达瑞俄斯之妻丽达交媾而生了海伦。

至高无上的天神尚且如此，何况凡人呢。鞋匠是幸福的无辜的合法的合情合理的。被称为美国现代悲剧的杰出制造者的奥尼尔，他笔下的爱碧为了一大笔财产，不惜牺牲美丽的青春下嫁给一个摇摇欲坠的70多岁的老头，虽然她后来和老头的儿子伊本相爱了，但她最终既没有得到财产也没有得到爱情只落得惩罚。显然，芳姑娘不是爱碧，她死心塌地地随了鞋匠，年底，她就要给鞋匠生孩子了。那只价值十几块钱的梅花牌袖珍收音机，她仍然很喜爱，她还为它用红毛线打了个套子。但她始终没有弄懂什么是电，没有弄懂声音是怎么进去又怎样出来的，但她会生孩子确实实地会生孩子——不是有个“计划生育”，她一定会象她妈妈一样呼啦啦生下6个男孩3个女孩……

是火山，是苦海，一切的

一切都认了！天下竟有这等痴情女……

县X乡。

H姑娘的智商在兄妹几个当中好象特别低，5个哥哥，有3个上了大学，另两个分别当了乡政府的秘书和化工厂的厂长。而她10岁才稀里糊涂地混了一张小学毕业证书。仗着祖父、父亲裁缝手艺高超，挣下10万元的家私，花了近2000块买了县中的一个初中名额，可是，从天亮说到天黑从活说到死，这朵“家花”，爷爷的“掌上明珠”硬是不肯再念书了。

在家呆了两年，两个哥哥把她送进了乡里的一爿电表厂做绕线工。

〔旁白：假如H当时被“逼”进学堂，或者我们的企业法有这么一条硬性的规定：没有初中毕业水平，不准参加工作，任何工厂企业不得录用。那本节所披露的故事也许就不致于发生。〕

这个厂一度曾不很景气，后来换了个38岁的肯吃苦有经验的Y当厂长，才使厂子起死回生。Y上任后，大刀阔斧搞改革，一年多时间，产值从原来的18万元猛增到70万元，而他也得罪了地方上一些惹不起的人物，上任伊始他就很不客气地退了一批罚了一批训了一批，如第一批劝退离厂的人员当中就有乡民政科长的夫人，于是，他成了民政科长的眼中钉。那些被退被罚被批的，自然不会有好话说他，唾沫星子溅了他一脸。还有人骂了他更难听的话，那是揭他的“短”。他的“短把子”是他自身的那副形象——凹眼睛，没有眉毛。这不是他